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十四回 奸謀鬼賠錢折貼

人婦緣何欲強求，資財費盡又蒙羞。話頭空與流傳笑，反替深閨添算籌。

話說有量吃得醉醺醺回來，海氏問是那裡吃得酒，有量嘻嘻的笑道：「說也好笑。今早無事，偶在街上閒踱，遇著一個姓楊的，雖是酒家出身，為人甚是和氣。說談一會，就邀我去吃杯酒。我再三不肯，他道與我是鄰居，一向少情，今日幸會，正好做個相與。我見他美情難卻，故此領他一杯見意。不想他只不動手，就整整吃這一日。席間談吐，又蒙他許多好意思，真是有義氣，有肝膽的好人。我不意在此間遇著一個知己，你道奇也不奇？」海氏道：「一面不相識的人，怎便將酒請你，恐其中必有甚緣故呢，你也不該造次擾他。」有量道：「你太多心了。我看他做人忠厚，一見如故，決是個好人。他又不貪圖我財，不奉承我勢，有甚緣故不當人子，莫要屈殺人心。但是我白白吃他，又復不起一個席，好生有愧。」海氏聽說，也不在心上，夫妻二人，歡天喜地說說笑笑，不在話下。

看官你道那請他吃酒的是誰？原來這姓楊的排行第二，是個酒家奴。走堂第一，量酒無雙，為人心地不端，奸詭異常。每到冬春間，便臨河開個酒店，延結漕船上這些運卒。偶然一日，窺見海氏，生得花枝一般的嬌媚，魂迷意戀，日日走來窺覷，怎奈他家這兩扇不知趣的牢門，時刻關著，再不能看個痛快。忽暗想道：「除非與他交好，方可入門，況他丈夫在路途又是個貧窮之士，若再把些銀米借貸他，不怕他不上我的套子。」畫策停當，走出門來，正打帳買個帖兒去拜有量，做個入門訣，恰好劈頭撞著。有量在街上閒耍，正中奸謀，遂上前扳談一會，又邀至店中，聊飲三杯，把幾句義俠之言，打動有量。有量是個老實人，聽他一片亂言胡說，信為好人，果然滿肚皮竟裝做著「感激」二字，故此回來，在海氏面前誇獎他許多好處。海氏是婦人家，又不曾見過那個人的面長面短，那裡曉得，聽見丈夫說得天花亂墜，信以為真，也就丟開再不盤問。

從此有量與楊二往來甚密，凡有量家中柴米一時短少，楊二時時周濟，外又借貸數金與有量，外叫他營運營運，做個日生錢，卻逐日來賊頭賊腦的思量窺探海氏。不知這海氏素性貞靜，雖認他做義俠好人，卻更斂形藏跡，深為避匿。楊二終究沒法，與他款接，又暗自計算道：「我只這樣往來，幾時幾月能成，不若與他丈夫結為兄弟，假托親熱，要見嫂嫂。待見面時，看個機會，於中取事，自無不妥。」於是又與有量在關帝廟歃血為盟，結拜有量為兄，果然以叔嫂禮，得常見海氏了。正是：

不是一番寒熱計，怎能半面見娘行。

楊二遂日日在海氏面前張嘴騙舌，一會兒嫂嫂長，一會兒嫂嫂短，叫得好不親熱。海氏也只得道楊二是個真心實意的好人，及如親叔一般相待。一日，楊二知有量不在家，假意只作不知，一冒的走進門來，說尋哥哥說話。就一屁股坐在凳上，再不動身，把一雙賊眼，呆呆放在海氏身上，越望不能定情。海氏是日常見慣的，也不留心防他，見他不動身，認做坐守丈夫說話。不好意思，走去燒一壺茶，拿一隻茶鐘，放在桌上道：「你哥哥不在家，有慢叔叔，請自己用一杯清茶罷。」楊二忙起身來接道：「怎敢勞動親嫂，真叫我點水難消。我在此正渴得緊，就是一點甘露也沒有這樣的好。」海氏聽得話不投機，紅漲了臉，變色縮退。楊二又笑道：「嫂嫂這等青春，怎麼耐得這樣淡薄？我看哥哥全不念嫂嫂這番清苦。倒也好笑，我做愚叔的，倒時刻把嫂嫂放在心頭，著實掛念，恨不得將嫂嫂接家去過幾天，又恐哥哥不肯。」海氏只不則聲。一會又道：「若把我做了哥哥，有這等一位西施也似的嫂嫂，就日裡夜裡的跪拜敬奉，如菩薩一般供養，還不希罕呢。可笑哥哥爬起來，只曉得讀這兩句沒用的死書，竟是癡人。」海氏心內十分惱怒，還勉強忍住，也不則聲。楊二見他不招攬，暗自著急道：「碎我！只當曉了這半日的胡說，他竟像個啞巴也似的金口也不開一開，我自己倒老大有些沒趣起來。說不得我如今老著臉且坐，再挑他幾句，看他如何？」遂大著膽，走向前，嘻著一張嘴正待開言，那海氏滿腔怒氣，正按捺不住，見他動腳，就心頭火起，勃然大怒，厲聲道：「休得出言無狀，屎口觸人！我們眼不識人，誤與狗彘來往，好不知分時，不識時務，還不跑你那狗路！今後若再走至我門口闖魂，梟了你的狗皮，打斷你的狗腿。」楊二見他大聲罵詈，入骨的叱逐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又羞又怕，抱頭鼠竄，急急跑出，縮頸而奔。飛也似的一直奔至家中。心頭上突突的亂跳，把舌頭伸了兩伸，道「好利害女子，好兇逾婦人。那樣個溫柔模樣，怎這等個德賴性子，幾乎把我膽也嚇碎。」又跌足道：「這個凶婦料然斷不可再犯，我就做個斷門銃也罷了。只是我一向與他丈夫交往為何，且白花花去了若干酒食米糧，又吃他借去幾兩鬆紋，這是那裡說起，那裡晦氣。他又是個窮鬼，怎麼有得還我。真是人該倒灶，就撞著這不湊趣的冤魂，莫說我明日不敢上他門去取討，今日他丈夫回來曉得，只怕他明日還要上我門來吵鬧哩！」遂整整的愁了一夜，不曾合眼，第二日還躲在家裡不敢出頭。

那知海氏雖然貞烈，卻有德性，恐對丈夫說知，未免就要生事，一則在逆旅窮途；二則丈夫是個柔弱書生，恐反為人所笑；三則恐傳揚開去，名聲不雅。故此丈夫回家，他卻一言不吐，只作無意中勸丈夫道：「楊二是酒奴小人，畢竟是個市井奸險，外貌雖恭，內懷不軌，這樣人相與他無益，還該遠他為是。以後凡是這種人，不但不可帶他家來，你連話也不該與他說，我們如今在客途患難之中，你若再與這等匪類相交，就難保無禍，你須謹慎要緊。」有量心中不以為然，也只點頭唯唯而已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

說這楊二懷著鬼胎，把門閉得緊緊的，坐在家裡，惟恐有量來與他尋鬧。捱至第三日，天色平亮，他暗自嘔道：「靠天造化，若再今日不見動彈，就沒事了。」正說不完，忽門上乒乒乓乓敲得亂響。心中著忙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我是死也，定是那話發作，我說今日定挨不過，怎處，怎處？」登時膽戰心驚，弄得開門不好，不開門又不好。又聽得外邊叫道：「楊二老，怎這時還不起來做生意？」楊二再側耳一聽，認得音聲是漕船上運卒林顯瑞，始放心走出開他進來，復又將門關上。

原來這林顯瑞是漕船上卒魁，極其不良，最為無賴，與楊二甚厚，頗其習狎。因連日河中水涸，船滯未行，每日只與楊二宿娼醉酒，賭博弄人。這兩日以有事未會，今日特來尋楊二小飲。顯瑞見了楊二笑道：「兩日不見，你怎就瘦了。」楊二哼哼的裝做病容道：「再莫說起。我連日得了個虛心病，幾時害死。」顯瑞笑道：「這個症候，果然就有此奇幻，既是如此，我就與你起病。」二人遂取兩碟小菜，幾壺熱酒，就在榻前對飲。吃得半酣，楊二心猶在海氏，又放不下那些所去之物，肚裡打稿兒，思量事若不成，怎生設個計較，轉央林顯瑞去取。心裡這般想著，卻也無心貪飲，顯瑞勉強相勸，剛飲得一杯落肚，猛聽得門外有人叩響，說道：「二哥在家麼？」這一聲分明是陳有量的聲音，楊二說：「這事有些作怪了。」又聽得門響之聲，嚇得大驚非小。

不知的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